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二十五 六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 溶

宋稗類鈔卷二十五

常熟潘永因編

詼諧第四十二

陶尚書穀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蜞凡取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下箸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為此羹今依樣餪來者穀一

語不答穀識錢氏一代不如一代忠懿以穀有年年依樣畫葫蘆之句故報之

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匜及旦以書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詢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陶尚書穀本姓唐避石晉諱而改焉小字鐵牛李相濤出典河中嘗有書與陶公曰每過中流潛思令德陶初不為意細思方悟葢河中有張燕公鑄繫橋鐵牛

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踈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
對王禹偁大以為不可上疏有曰至如三班奉職其
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云云當時盛傳此語
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謫為商州團練副
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
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欲與之叙位其
人斂板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

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為借職是即可知也王憮然自失聞者莫不大笑

盛文肅公度豐肌大腹居馬上前如俯後如仰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謂踈瘦面如刻削二公皆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梅學士詢在真宗朝久為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好潔衣服裛以龍麝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徐展濃香郁然滿室有竇元賓者五代漢相貞固之

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事脩潔衣服垢汗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明孝宗朝元守直為通政使王敞為左通政姜清李浩為參議聲音俱不甚稱時有謠曰元哭王唱姜辣李苦葢元重濁王尖麗姜則急躁李則氣短皆切中云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

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别去十餘步乃悟駡曰奴乃以我為牛

楊文公大年嘗戒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徳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于是公為之大笑易之

楊大年方與客棊石中立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閒雅石即答云

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楊名億故云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為執政者多所塗削甚不平因取稿上塗抹處以濃墨就加為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故億曰此謂見別人脚跡當時傳以為笑後舍人草制被墨黜者則相謔曰又遭鞋底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砮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喜勑本國

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貢使回乞賜寺記時詞臣當直者文學不甚優贍遂假張學士君房捉刀既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醉飲於硻樓遣人遍覓之不得而貢使在閤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得最閒司諫拂衣歸華山益种放得告還山養病之時也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為雅笑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應聲答曰奉為續兩句可移贈和尚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龍圖劉煜嘗與内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滚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滚筠曰僉曰鯀哉煜應聲曰吾與點也

晏元獻以文章名譽少年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

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丁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互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為之大笑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名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踈筆研今將就試宜稍温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綳孩兒者

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叶有王字振叶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裲孩兒矣

石中立喜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石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包彈對杜撰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

必力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没包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曰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湘山野録載盛文肅度撰文節神道碑石叅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對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則知杜撰之説其來久矣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嵩牛韓幹馬而今乃有章得象也

丁晉公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嘗以鐵箸於灰爐間書畫同舍伺公暫起燒箸使熱公至為箸所熨曰昨宵通曉不寐為四鄰絃管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也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焰其父母祖先耳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隆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文潞公坐容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甞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鉸否此人既為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為丁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韓縝為秦州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孫臨最滑稽曰可怕李金吾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
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
火天至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
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歐陽文忠公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
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
文格蓋至日昃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閒矣方與
諸公酌酒賦詩士猶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

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事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閧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

有士大夫投啓謝論薦者云措諸事業皆仲尼之皇皇發為文章合唐虞之渾渾以唐虞與仲尼為對可與此士分謗

王宣徽拱辰於洛中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

朝天閤時司馬公亦在洛於私第穿地丈餘作壤室邵康節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邵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為大笑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有人云詩能窮人且强作富貴語看何如數日搜索止得一聯云脛脡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為之絕倒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

在坐獻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俯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輙獻一言以頌虱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之曰屢游相鬚

曾經御覽荆公亦為之解頤

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位居孟子之上與顔子為對其壻蔡元度卞實主之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顔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顔子顔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儒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

不敢往復未决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為窘廹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壻其後朝論亦頗疑窒於禮文每車駕幸學輙以屏障其面舊制兖鄒二公東西向今郡縣學二公並列於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

大臣至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内侍監護塟事謂之勅塟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

投藥為功病者不敢辭偶藥不中病往往為害勅差
則喪家無預一聽命於監護官不敢復計費惟其所
欲至有罄資不能辦者于時諺云宣醫納命勅差破
家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
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
願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

東坡在元祐以高才狎侮公卿率有標目獨於司馬温

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論免役差役利害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輙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東坡謁呂微仲微仲方寢久不出已而見于便坐其庭中有昌羊盆豢一緑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時伶人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别人三覺

宋初懲五代藩鎮之弊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權謂之監

州有錢昆少卿者餘杭人嗜蟹嘗求補郡人問其所欲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東坡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即用其事

昔有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對曰汝輩自不論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

而不習吏道名胥魁具道答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
遽止之曰我觧矣答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
尚可六十猶癡耶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
猶癡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
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
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
富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駡孟子其一云完廩

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又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齊李覯詩大喜留連數月所與談莫非駡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

梁太祖受禪姚垍受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曰卿便自上水船議者以垍為急湍灘頭上水船黃魯直詩曰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東坡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

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返耳

王聖塗闢之云蘇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書畫亦精絕有得其真跡者重於珠玉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即與之傾盡城府論辨酬唱間以談謔謫居黃州日有陳處士携紙筆求書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耶對曰絃也不慢其清談善謔類如此

東坡在黃州陳季常慥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獻之曰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一病彌月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脚法師鸚䳇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曰某有望内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

無以為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銀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

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者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户部侍郎無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黏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及摘輙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元祐中一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催粧詩償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笑曰禹舜之事吾知之矣郎中曹琰滑稽便捷嘗有僧以詩投獻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曰下觀洋子小琰曰何不道畀吠狗兒肥次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

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

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為臺官所劾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舜俞乃云而已有輕宗廟之意因被落三官舜俞自為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藝祖幸朱雀門指門額問趙普何不止書朱雀門乃着之字普曰語助詞藝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洪語本此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為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

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葢南苑豢馴象而牓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默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既為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荆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為罪曾既隅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攽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王彦和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

見雄名唯闕爻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甞同趨朝闕吽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放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汾與墳同音各以其名為戲也放又甞戲王覿曰公何故見責王答曰責公直甚分文放與王介甫最為故舊介甫甞戲拆其名曰劉放不直分文放遂答曰失女便成宕無宀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頸誤當宁介甫大啣之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葢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凉棋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咏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老老君當日合烏頭贈祈雨僧詩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羓之類最膾炙人口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托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覽者無不絶倒常言藥名用

於詩無所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聞者莫不大笑又自為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强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亞嘗知嶺南思州到任與親舊書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兩螯八足真實不虛又嘗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滿將去謂

亞曰郎中才行無玷宜簡調謔亞曰君乃上官鼻也如下官口何𣦤笑而去蔡君謨以其名獻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為名對宋初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瞶攀龍不是聾雖然三箇耳其柰不成聰聶應聲曰莫笑有三耳何如蓄二心蔡陳相戲所自祖也

劉攽與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用事忿爭監試陳襄以聞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

奪主判是時雍子方為開封府推官戲放曰據罪名當坐決臀杖十三放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合坐大笑放之奪主判其實中丞素不樂放也其謝表畧曰彍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諸

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隅㑀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兵耳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騍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吾初幸館閣之除俸入儉薄不給桂薪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

不意諸君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沈存中為内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下馬典謁者報云内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盆成括衆方悟其為戲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游娼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録曼卿詭怪不覊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决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詭曰此必

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日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蜜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師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西人呼土窟為空尋有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著皮裘入土空

嘉興聞人德茂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之謀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牙客充書籍行開豆腐羮店

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骷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至謹因而富盛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為數片張文潛聞之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噶惱合坐大笑時秦少游方為賈御史彈劾不當受館職文潛戲少游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謔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王曰遭此霖雨瑀曰今後轉更踈濶王曰何故答云逢此短晷葢譏王之侏儒

元祐間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于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壁曰春正月會呉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或譏者就以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饑寒也宜哉

宋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不准假有時相

問堂吏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曰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柳詞七夕二郎神曰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毁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温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毁於是州牒廵尉毁折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箇玉冊官去碑額上添鐫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彭齊吉州人才辨滑稽無與為對未第時嘗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啞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亦預翼日投詩謝之曰昨夜黃班入縣來分明蹤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便引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録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閤留取頭蹄設秀才覽者無不絕倒

錢穆甫為如臯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紿郡將云

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臯飛來仍檄如臯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灾即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一作米元章雖丘縣事誤也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并梅種定是瓜皮搭李皮

一相士黃生見黃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為游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為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因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錢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蓋譏黃術之難信也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畏

帽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聞者莫不大笑

紹聖中蔡京館伴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開花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離葉落安可輕移

劉貢父觴客子瞻有事先起劉調曰幸早裏且從容子瞻曰柰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為對

强淵明字隱季帥長安辭蔡太史京蔡戲云公令吃冷茶去也强不曉而不敢發問親戚間有熟知長安風物者因以此語訪之乃笑曰長安妓女步武極小行皆遲緩故有吃冷茶之戲

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寘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饑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

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耶澤民慚不能舉首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為敵有當時文士與文肅啟畧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頌聲咸歸於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足養如此

錢昻治郡有聲以材能稱於崇觀間短小精悍老而矍鑠嘗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為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不暇獨昻未嘗加禮一日赴天寧開啟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昻問之曰太尉來何暮也貫曰偶以所乘驢小而難騎動輒跳躍適方欲據鞍忽盤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昻曰太尉之驢雄邪貫對曰雄者也昻曰既爾難柰何不若閹之貫一時愧怒而莫能報其後貫大用事卒致遷謫

有一士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厨中人一日命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厨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鏤葱絲者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鏤葱絲者豈能作包子哉

吴元中丞相在辟廱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為進呈特免過省以為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上

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為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吳敏字元中真州人

南齊胡諧之譖梁州刺史范栢年於武帝曰欲擅一州栢年已受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賜死紹聖中謫元祐大臣過嶺呂吉甫聞之嘻笑曰捕得黄巢筲而遣之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黄魯直

宜州劉莘老新州皆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時有術者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東坡北歸子由退老於頴十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

作臨江仙末章必用唐律兩句以當調笑徽宗置花石綱石之大者名神運石大舟排聯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六七丈圍九尺餘枝覆蔭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弗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

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咏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為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上大笑師成恨之譖其漏洩禁中語謫為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踈明日携詞見府帥叙其寥落之狀末云搁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後復預燕席閒有妓秀美而肌白如雪頗有體氣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遥知不是雪

為有暗香來座客無不絶倒

京師有一樂妓潔白而陋人目曰雪獸頭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途之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鍬澆焦燒四時之戲掘以鍬水以澆既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嶽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讖也

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為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申死即休語罷長揖而去徐雖怒然無以罪之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扁牓一新好事者取以為對云鈐轄諸道進奉

院詳定一司勑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裹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藥舖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不能盡記

虞雍公允文既却金兵於采石金遣前鋒將改圖瓜洲葉樞密義問留鎭金陵時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坐相與勞問畢天風欲雪因留卯飲

酒方行警報沓至坐上皆恐蕖四顧久之酌巵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為國家卒此勲業雍公受巵立曰某去却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鱉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釡中百沸横篠為橋與鱉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鱉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

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金主不克渡而弑自此簡上知馴至𩵋柄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人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中不復問時事但名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往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明年丞相

竟不起

東陽陳同甫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嘗與客言昔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故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甫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

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

裴晉公與郎中庾威同生于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與龎穎公同生于戊子程已貴而龎尚為小官嘗戲龎曰君乃小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耳穎公笑之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并銀絹萬兩匹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宴假以教坊優

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數言而退有參軍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參軍方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環為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史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後何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芮煜令衿等吻禍葢其末流也一云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葢取兩

宮北還之意後得美玉琢為帽環以進有一伶在旁
高宗指示之此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諦觀
徐奏曰可惜二勝環却放在腦後高宗為之改容
秦檜在相位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
以選階一二年為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
多不肯求外遷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
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彥雲集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
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語願資醒困

何如衆知其善譃爭聳聽之乃抗聲曰昔一朝士出謁未還有客投刺於門閽者告以某官不在客忽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而敢以此語詛之耶閽惶恐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但今謁者例告之如此不審更作何語以謝客客曰第云某官出外可也閽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外兩字滿座大噱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談辯多風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

蓋亦一吻流也

曹泳為浙漕一日坐客言汪王靈異者泳問汪王若為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泳以為工絕愛之曾覿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既退復一客至其素所狎也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鶵脯覿以為慢已大怒與之絕

馬子約純負材自任好面折人人敬畏之建炎中吕元直作相子約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缺公可

往否子約曰領鈞㫖待先去為相公葢一宅子奉候
壽皇臨御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
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曰外面
有一語云裹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要笑只得
先奏所謂川知州者面大而横濶故有此語來日上
殿壽皇見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
朕宫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顔甚悅
以其奏劄稱㫖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

皇之笑也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所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勳業今未暇此他時功成名遂休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僉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輙撡齊音曰安撫莫信他此是通判駡安撫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甚言語帥為發怒

赧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張晉彦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彦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做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皆輔臣贈官也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彦終身以為憾張祁字晉彦其子孝祥狀元及第秦檜羅織下獄檜死乃仕湯思退封岐公祁弟邵字才彦有詩名

陝西鳳州伎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内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醖故世言

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州士人李愈曰吾鄉有四出問何物答云漆栗筆蜜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秦少游善樂府取隋煬帝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以為滿庭芳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為當時所傳子瞻戲之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止一妃耳土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棫温公姪孫豪傑之士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為率性齋長甚眇小而多姿製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俱不平之莆田林叔躬亦輕薄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賦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内空

虛之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文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强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

慶歷中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為善一以為不善爭久之不决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為笑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爾日伎樂甚盛一少年勇於見色甫就席中一客以服辭乃命撤樂勸酬次少年責此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主爲之哄堂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後馬生殂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即

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令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無幾病死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繃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乗危自著鞭戒好色自戕者也

楊誠齋善謔甞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楊叔賢郎中異眉州人言頃有眉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獻口號其斷句云為報吏民須慶賀灾星移去福星來新守頗喜後數日名優者問前日大排樂詞口號誰撰其工對曰本州自來舊例只用此一首

楊叔賢自强人也古今未嘗許人頃為荆州牧時虎傷人楊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誡虎文如鱷魚之類其畧曰咄乎爾彪出境潛游後改官知鬱林以書託知事趙定基打誡虎文數本書言嶺俗庸獷欲以此化之仍有詩曰且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趙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蟲咬殺打碑匠二人荆門止以耆狀附遞寄答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

適坐其傍既進饌主人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撝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内懼婦翁死哭於柩其孺人素性嚴呼入繐幕中詬之曰汝哭何得無淚漸曰以

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定須見淚漸曰唯計既
罷來日以寛巾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
妻又呼入窺之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僕
但聞自古云水出高原
唐牛奇章玄怪録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於山神
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翼日風雨蕭不復出郊
建炎中張韓擁兵於高郵時金兵駐楚泗間整師大
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

大作敵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叅贊軍事笑云馬知張七韓五乃得㢲二滕六力耶聞者為之閧堂

梁溪尤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寀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甞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呼延之為蝤蛑延之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

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
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蛑無腸也
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
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語云文戈却日玉無價
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
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為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
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史彌遠權勢赫烜引布憸壬李和孝梁成大等為之鷹

犬搏擊善類士流無恥者多以鑽刺進秩宫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嘆曰鑽之彌堅一伶人扑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舉座弁栗冀曰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一云蜀閫大宴伶為古衣冠數人游於庭自稱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氏曰吾為嘗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為淹抑有慫慂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

聖門下第盍叩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子夏顰額曰如之何何必改兖公應之曰回也不改最後宰我至曰於予予改兖公慍曰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請質諸夫子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兖公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夫子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為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内宴優人有

為衣冠到選者自叙覆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適一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禄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宫微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侍燕者皆縮頸匿笑嶶之祁門客邸壁間一詩乃天族之試南宫者所作其辭曰蹇衛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

何人細書霍氏之禍萌於騶乘八字墨蹟尚新
慶元初京尹趙師羄請盡以西湖為放生池作亭池上
求國子司業高柄如文虎為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
誕痛抑之以故失士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鱉咸若商
歴以興既已鋟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為夏痕
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譏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
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着官家盡把太
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却作

商王只怕伏生是你陳晦行草史集賢制用昆命元龜事閔帥倪侍郎駁之陳屢疏援引唐人及本朝命相制皆用此語史擢陳臺端刻倪削秩罷去或為一聯云舍人舊錯夏商鱉御史新爭舜禹龜聞者絕倒

今人於榜下擇壻號臠壻其語葢本諸袁崧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願而為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有一新後輩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避觀者如

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
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
將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頃歲兒女合巹之夕壻登高座賦詩催粧為常禮後皆
畧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忽
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迫索
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郤
扇卷簾明點燭待交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閧堂

餘千有王德者僣竊九十日爲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兩條脛脡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不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鎚之鍒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不許著草履上殿德就擒此士人以作詔得免

郭鉅性善謔攻詞曲以選人入市易務親知每見之必詰問所由郭口喫不能答作河傳咏甘草以見意云大官無悶剛被旁人競來相問又難爲子細敷陳且

祗將甘草論朴消大戟并銀粉疏風緊甘草間相混

及至下來轉殺他人爾甘草有一分

張湍為河南司録府當祭社買猪以呈尹而猪突入湍

家湍即捉殺之尹問故湍曰律云猪無故夜入人家

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為别市猪

陳桷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為謀議官頗好修養之

方且自以為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

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者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

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院聞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李祐晉臣初在河朔守官監司怒其喏太文對衆責之翼日請見遂極武監司愈怒移文責問祐供狀云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指揮明降喏樣一箇

[illegible]

宋稗類鈔卷二十五

宋稗類鈔卷二十六

常熟潘永因編

紕繆第四十三

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民素不識槖駝村落婦女見而驚異競來觀之有拜而祝者曰山王靈聖願賜福祐及見屈膝而伏又走避之曰畢下小人不勞山王下拜軍士見者無不大噱又拾其所遺之糞以線穿聮

戴於男女頸項之下用禳兵疫之氣南中相傳以為笑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盤中有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惛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

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點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
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
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柬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字
再黜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柬之才於兩府者石參
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
草者乎
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
臣到闕即時名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如喪

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閤門令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為人沽激矯偽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宸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啟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

須要錢仁宗哂之翼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
國受之時又有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為可
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答
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知成都
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即發倉賑濟
既而上表待罪乘又批答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
惻之情王琪滑稽多所侮誚及乘之死琪為挽詞有
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葢謂是耳

黄州潘大臨工詩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氛所翳耳昨日閒卧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於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濶大臨即潘邠老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鐘城人盡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吳中一士人曾為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託附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俄頃郡厨以飲食至甚豐腆適有一蓐醫在座見其事後至御史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官厨買飲食以紿坐客耳李廼杖騶卒使街司白遣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

與之别喑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龎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有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寺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士人李璋素好俳諧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慶歷中衛士有震驚宫掖尋捕殺之時臺臣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周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

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聖節殺鷄鵝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適傳一龍虎大王南侵邊方以爲憂胡致堂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雞鵝御史足以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御史臺故事凡拜命滿百日無啓事者斥外王平拜御史滿百日而未言事或云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衆共偵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鬈如之狀宋時侍御史號雜端

最爲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横榻號南牀又曰癡牀言登此牀者倨傲如癡

張丞相雅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録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

久之亦自不辨詬曰何不早問致吾忘之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

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令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耳毫未至天也剃眉人也君子修人事以應天奈何兒女子以為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見知於人所謂傷古人之不見嗟吾道之難行也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咤曰行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於太清宫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處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棊布道士月下登樓之際輦額曰吾觀為敗

軀殼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懌又嘗從郭太尉遊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為之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郎使其從子乘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乘題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

長淵材觀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酈生所為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國為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為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欲隱實也奈何言禁蛇開井乎聞者絕倒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人為良子宣喜之既罷與其從子乘過興國寺和尚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奈何淵材色窘乘戲曰兵計將安出淵

材以手捋鬚良久目乘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乘迫之淵材以手挐帽褰衣走如飛乘與奴楊照過二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顧喘立面無人色曰編虎頭撩虎鬚幾不免虎口哉乘又戲曰在兵法何計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淵材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産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

其脛伏地淵材訶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嗟咨曰鶴亦敗道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孔子之語予皆勘驗要之淵材自信之力但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語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淵材瞠目

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受昌州議者以去家遠改授鄂倅淵材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改授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為笑

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

驢攜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有可早出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汝可拭目以觀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巨束

一士人以鬻書為業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入京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貨之而鬻書者雅有此癖一見

甚喜乃母庸貨也我與汝估其值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聞者無不絶倒

有嘲好古者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為乞猶持所有顔子陋巷瓢太王去邠杖號於衆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枚

李褒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褒生日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餉褒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顧尚書功業一似西平褒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挈一破膔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劉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贈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

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篋貯送遺之戲云承命復取古物今奉上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張懷素舒州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自稱道術通神雖蜚蟲異物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嘗諫以太蚤楚漢成臯相持亦屢登高觀戰一時公卿皆惑之至大觀中事敗牽引士類呂吉甫蔡元度俱坐之降謫

王荆公次子名雱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

氏女為妻適年生一子粤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
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鬬鬨荆公知其子失心念
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
嫁之是時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門人也娶魏
氏女為妻少悍叔獻死而幃箔不肅荆公奏逐魏氏
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
死後休妻
進士李居仁與鄭輝為友居仁年踰耳順鬚盡白輝少

年輕侮乃呼爲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髭鬚去之輝一日見居仁腸驚曰數日不見風彩頓異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

有一郎官年六十餘置媵侍數人鬚已班白令其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恐爲羣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頤頷遂空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一試卷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又嘗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一試

卷云覩兹黄耉之狀類我嚴君之容一時傳以為笑

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

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

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

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陜漕罷赴闕先

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

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

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嘶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盞鄙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笑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中官杜浙好學文談凡答覩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兹務孔洪亦此類也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内至朱雀門外忽有緑衣人

出道中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為之少抳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扉遽闔門内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劄為箭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絨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為鐵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閤吏闔扉以問曰南

來者為誰駕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請行勘箭之鏃奏曰勘訖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啟扉列班啟居駕乃入契刻檀為魚金飾鱗鬣判刻檀板為坎足以容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啟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不亟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

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葢誤認為温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蔡京改官制奏云太宗皇帝嘗為尚書令殊不知是唐太宗舉朝莫不揶揄而不敢指其非古稱姬姜望姓也後人稱姬妾已誤京改公主為帝姬益謬矣

李鄴使金還云金人上馬如龍步行如虎渡水如獺登城如猿時人目為四如給事

秦檜主和議金人敗盟入寇檜顧盼朝士問計策時張巨山㣲誦德無常師檜心異之留與語名諸將為攻戰計即命巨山為奏稿倉卒不仔細起頭兩句云伊尹告成湯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遂急書進呈檜後喜遂播告天下決策用兵已而順昌大捷金人遂退檜後專其功擢巨山中

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一聯云成湯爲太甲宣

聖作周任

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逢橋則使人負之而趨陳

烈弔蔡君謨之喪及門率子弟匍匐而進遵毛詩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也夫徐幸生江北若在江南

則終身無可踐之地陳幸生江南若在江北則當墜

汚泥溝澮中矣迂濶可笑乃至於此晉汲桑當盛暑

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涼斬扇者宋党進當大

雪擁鑪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有兵士侍帳外曰小人此處頗正天下人何嘗無對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笞于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為笑

程覃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部民投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照執二字有吏在傍見其誤遂白之合是照執今是昭執乃漏下四點耳覃遽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遂為昭熱焉

乾道中駁放秦塤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駁為剥衆雖知其非畏中司護前遂皆書曰剥可寓一笑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

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席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箇使不得

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

彭正字在天竺誅殺人或問其所誅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絶倒

嶺南監司有但中庸者一日有朝士同觀邸報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倖然作色曰崛直宜為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鍾弱翁所至好貶駁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為重書然書實不工人皆苦之嘗過廬陵一山寺有高閣壯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惠之閣旁題姓名漫滅弱翁放意稱謬使僧梯取之拭拂就視乃魯國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字畫何不刻石即令刻石傳者以為笑鍾傅字弱翁章惇黨也

臨平明因寺尼刹也豪僧往來多投是寺每至則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主苦之於是專設一寮以貯尼之

溞溢者供客僧不時之需名曰明因尼姑
弁陽老人曰余負日茅簷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媪
捫身得蝨則置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
之於古亦有記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
河内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
室之威北係單于頸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著論亦
曰得蚤蝨者莫不糜之兹牙為身害也三人者皆當
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蝨蓋亦自有典故可發

一笑

沖晦處士李退夫作事矯怪攜一子遊京師居北郊別墅帶經灌園一日老圃請撒園荽俗傳撒此物須主人口誦穢語播之則茂退夫固矜純節執菜子於手撒之但低聲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始云云不絶於口㒰何客至不能訖事戒其子使畢之其子尤矯於父執餘子呪之曰大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以爲雅戲凡曰澹話清談則曰宜撒園荽一巡

至元間詔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道經盡行燒毀道士受佛經者為僧不願為僧者娶妻為民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楊璉真伽恢復佛寺三十餘所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者獻觀於總統云賀知章倚托史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原日寺額楊髡從其請真可笑也

宋稗類鈔卷二十六